

孟奇、杨飞所著的《马兰的孩子》是一部历史小说，它正面描写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群孩子在马兰基地生活并磨砺成长的经历。说其“新”有三层意思：一是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成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而构建的故事；二是在新时代儿童文学主题创作出版导向性政策背景下对传承“两弹一星”精神的文学思考；三是两位儿童文学新人对英雄母题的经典叙事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感受。

《马兰的孩子》是从四面八方随军而来的部队家属，他们的父辈大都是入朝作战的英雄部队成员，这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宏大的叙事空间。作为马兰基地、国家核事业建设的“接班人”，他们在基地接受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与考验。首先是大自然随时给孩子们上的自然课，让他们学习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得生存的本领；同时还有融入部队生活的军事化教育，让他们明白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以及以战争赢得和平的硬道理；还有马兰小学的文化课教育，让他们学习科学知识，长大为国家建设做贡献；还有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父母对孩子理想的成才教育，如严厉给孩子们取名新文、新武、新育，就有特殊含义。“新”是新中国的新生活，“文”是好好学习文化知识，“武”是保卫祖国，“育”就是孕育新希望，文、武、育就是要孩子们能文能武，建设新中国，过上新生活。而新生活是用奋斗牺牲换来的，国防强大了，国家和平了，人民才有美好生活。

小说共17章，就是以马兰的孩子在马兰基地的生活成长为叙事线索，以展览式结构推进情节，情景再现共和国第一代核工业创建者“为国铸盾”的马兰奇迹，完整呈现“马兰精神”形成的过程、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为新时代新一代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小说从三个孩子——10岁的哥哥新文、6岁的弟弟新武、刚满周岁的妹妹新育，兴高采烈地与父母乘坐军列开往神秘的核试验基地罗布泊无人区开始，就在到达基地时，罗布泊以大风暴这一独有的方式给“闯入者”下马威，6岁的严新武不幸被风暴卷走，献出了年幼的生命。故事讲到5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结束，马兰基地烈士陵园竖起了一座高16.15米的马兰基地纪念碑，意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就在这座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为中国核工业而牺牲的第一位、也是最年轻的烈士——严新武。作者写道：“中国人不能忘记！正是因为马兰基地无数英雄默默奉献、为国铸



英雄崇拜的当代意义

——读长篇小说《马兰的孩子》 □韩进

盾、守卫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得以强大！”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亡是这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常态。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生活、工作环境里，死亡的事经常发生，随时发生，突然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在眼前突然消失了。新武、保护柴油发电机的两位战士、为寻找粮食被风沙掩埋的工兵连王大楞班长、缺氧抢救而牺牲的老杨……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历史就是这么真实，生命的脆弱与无常，让人不得不思考生命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人们把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称作“真正的英雄”，为纪念“真正的英雄”而矗立的马兰基地纪念碑象征着他们用生命书写的“马兰精神”——爱国、奋斗、牺牲、自强、节约。

崇拜英雄是马兰孩子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他们在英雄的集体中长大，英雄是他们学习的榜样，马兰精神是他们成长的精神力量。英雄就在他们身边，他们的父亲母亲、他们的老师辅导员、他们的叔叔阿姨，马兰基地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包括孩子们自己。身体里有37块弹片的徐团长是英雄，编号0546的老骡子罗铁柱也是英雄，凡是为共和国核事业创建做出贡献的都是英雄。正如严砺对儿子严新文所说的：“不是只有冲锋陷阵才叫打仗，才叫英雄。像罗铁柱这样忠诚可靠、对战友不离不弃的同志，也是大英雄！”孩子们明白了，英雄是一种精神，马兰基地的英雄精神叫做“马兰精神”。

争当英雄是马兰孩子英雄崇拜的必然而勇敢的行动。马兰孩子的理想高度一致：当英雄！严新文说，“我的理想是当英雄”，像爸爸妈妈一样，做一名军人，为国铸盾。薇拉也说，“我的理想是像我爸爸一样，做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力量”。女孩心中的偶像是苏联女英雄卓娅，她穿的裙子就是爸爸在苏联买的卓娅的服装，叫布拉吉。小说塑造了两类英雄家庭的典型——以严砺为代表军人家庭和陈博士为

代表的科学家家庭，在两个家庭中长大的严新文、薇拉代表了新一代马兰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明白“马兰的事业不只是爸爸妈妈的事业，它是我们整个祖国的事业”，“马兰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等我长大了，也要为马兰做贡献！”共和国的伟大事业就这样在两代人的心灵相通中自然而然地交接了。

英雄崇拜情结与马兰精神的传承，在马兰孩子身上是完美统一的。孩子是马兰基地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也是哺育着马兰精神的马兰英雄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当烈士家属王护士生下自己的孩子时，人们将这位在马兰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叫做“英雄的孩子”。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时，马兰小学的周老师兴奋地欢呼：“马兰人都是英雄！”在英雄的马兰孩子心中，都有坚定信仰的马兰精神，马兰精神是中国精神大花园里一朵永不凋谢的马兰花。

讴歌英雄，作者将革命现实主义的奋斗精神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悲壮豪情融为一体，以罗布泊上空独有的彩云为抒情意象，从云端之旅到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云的描写成为小说重要的写实与情感交融的线索之一，营造了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叙述基调。严新文寻找失踪的弟弟，以天空的云彩为导向，视作弟弟精神的化身；原子弹试验与天气关系极大，基地的气象站就叫“彩云气象站”；小说将马兰的孩子称作“追云的孩子”，形容少女薇拉从北京转学来到马兰小学是“飘来一朵穿布拉吉的云”，当七千米云顶核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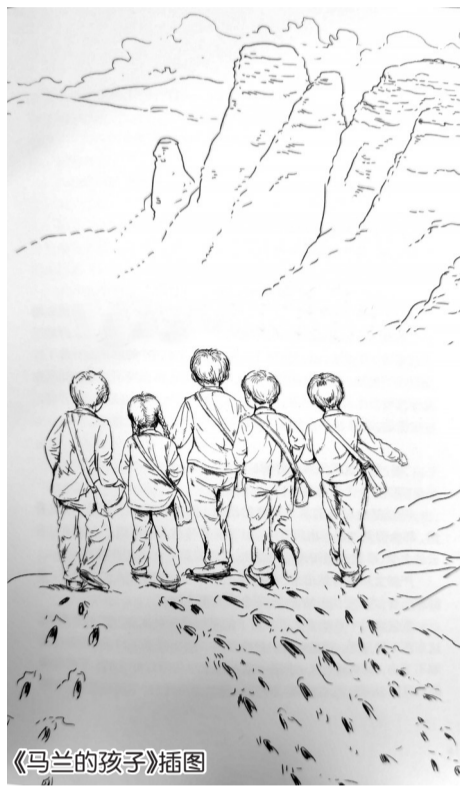
爆炸的蘑菇云升腾时，故事达到了高潮，情感高度共鸣，英雄的形象历历在目，马兰精神的主旋律在天空回响。小说有了难得的抒情风格、浪漫情调和画意诗情。

呼唤英雄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弘扬儿童文学英雄主题，具有战略眼光与现实意义。马兰孩子承续的马兰精神需要今天的孩子们传承并发扬光大。给今天的孩子讲述马兰孩子的故事，就是要弘扬马兰精神。以马兰精神体现的“两弹一星”精神，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去。这一代人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享受上一代创造的美好生活同时，更要为下一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像马兰的孩子们一样，心怀坚定信仰的马兰精神——爱国敬业、艰苦奋斗、敢于牺牲、自强不息、勤俭节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接力奋斗。这是《马兰的孩子》这部小说的应有之义。

回望历史是为了现在。如何发挥好这部小说的“应有之义”，给我们很多联想与思考。我们理解新时代的孩子崇拜什么吗？还要不要崇拜英雄？英雄的新时代内涵又是什么？孩子们心中的英雄是个什么形象？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崇拜情感是可以引导的，我们引导没有？这部《马兰的孩子》就是一种文学引导。那如何让孩子们读到这本书？孩子们有没有兴趣读到末尾？读过以后会有多大的引导效果？这本书的作者、出版者，包括参加读评会的专家学者的期待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我们是否心里有底？我们往往把生产者的价值期待误认为是孩子们接受了的价值，而忽视了或不愿去了解作品产生的实际效果。而实际效果往往让人感到遗憾甚至失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马兰精神所蕴涵的中国精神无疑是一代代中国人的共同财富。马兰孩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英雄辈出的年代。今天我们讴歌英雄，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孩子们手中。在孩子们的心田播下英雄的种子，让英雄之花遍地开放，是我们这一代成年人的责任与期待。长江少儿社把重大题材原创主题出版作为重点方向，加以培育和扶持之以恒地推进，非常难得可贵，同样需要英雄情结和马兰精神。

（作者系中国作协儿委会委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宏大叙事的儿童文学表达

□陈香

宏大叙事是一种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当历史和重大事件并非是简单、单纯的历史存在，而是作为审美意识和价值体系的客观对象时，当个体叙事与国家民族的重大叙事并存，宏大叙事就拥有了巨大的想象性的写作空间，于个体生命叙事中展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启示与思考。

《冷湖上的拥抱》所展示的，正是一代石油人的光荣与梦想。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石油短缺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年轻的国家急需石油，如同生命渴求血液。1954年春，第一支石油地质大队开进柴达木盆地，发现了多处适合储存石油的地质构造和油苗。当然，恶劣的自然条件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极度的缺水，几次把他们推向死亡的边缘，是靠着喝骆驼尿才维持了生命。1956年12月，柴达木盆地第一口深探井出油。1956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支援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区》的社论，点燃了无数祖国儿女心中的激情。一时间，“开发柴达木”成为一代青年心中的革命理想，地质勘探队的人数直线上升。庞大的队伍中，还出现了女子地质队和女子测量队。她们最大的24岁，最小的只有17岁。9月13日，地中四井横空出世，它强烈的井喷震动了中国石油界，并让冷湖这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名扬天下。“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一代石油人在柴达木这片“生命禁区”献出了青春和生命。在青海油田的发源地冷湖，如今依然屹立着两座丰碑，一座为纪念“地中四井”喷油而立，另一座是为纪念柴达木石油英烈而立。在这里，长眠着几百位新中国最早的石油建设者，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墓碑背靠白雪皑皑的祁连山，正面对着东方家乡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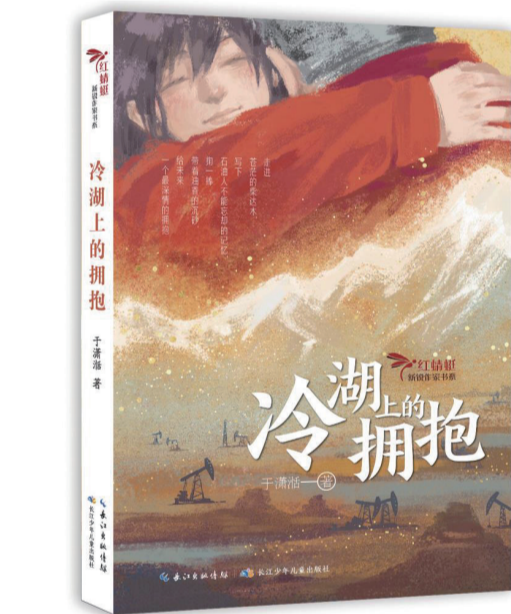
如何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述和想象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及历史进程？如何讲述一段已经被60年的风沙遮蔽的历史，还原一个重要历史时刻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境遇？历史是所有的普罗大众共同创造的历

史，那些所有的无名英雄的共性与个性、英雄的革命意识与个人情感，值得被记录，值得被流传。

在这部作品中，个体人物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历史书写同构。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轰轰烈烈全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流火炼金的年代，雷鸣般的时代之音投影于当下的童年生活，让作品彰显出充沛的时代精神内核和现实主义质感。作品以童年为核心，指涉成人与儿童的关联，当下与历史的关联，以时间的变形，以时空交错的故事主线，通过对记忆的回溯与组合，将现实生活叙事和历史想象叙事融为一体，在对儿童生命本质、童年命运存在进行表达的童年书写中，成功融合了有关历史和国家记忆的宏大叙事。

作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女孩孟海云的妈妈离世了，作为油田子弟，父亲无法割舍西北戈壁，带她回到了敦煌七里镇——青海石油基地，并重组了家庭。在南方长大的女孩，厌恶这里的风沙、干燥和单调，也隐隐排斥她的新妈妈和年幼的妹妹。爷爷犯了阿尔茨海默症，似有心结，屡次想重回油田。好友杜亦茗、余君影也想去柴达木盆地深处的油田看望父亲，于是，在杜亦茗妈妈的陪伴下，两大三小走进了柴达木，走向昆仑山，登上英雄岭。在这柴达木之旅中，爷爷记忆的闸门轰然洞开，往昔岁月重现，牺牲的战友重生，现实生活叙事层和历史时间叙事层融为一体，爷爷情感记忆的叙事，在实地地理、油田生活叙事的要素中，融合成了有关历史和国家记忆的宏大叙事。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之旅后，爷爷消弭了心结，女孩孟海云接纳了新的生活，余君影实现了与父母的和解，杜亦茗则再一次确证了自己对石油事业的尊重和热爱。

时间是叙事者的魔法，叙事文学就是时间的艺术。作品成功建构了初二女孩孟海云的日常生活空间，而框架故事的引入，拓展了原故事的叙事时间、空间和层次，展现了儿童文学情节形态的多样性和内部层次丰富性的可能。一个伟大的、但在模糊的过去之中发生的事件和行为，需要通过时间和地点证明。它们是跨越记忆的桥梁，也是奔往记忆的深渊。要把握记忆，需要找到记忆的附着物，捕捉附着着这共同记忆与经验的记忆物，进入



■创作谈



遥远故事的触角 □于潇活

难以察觉的时间的通道。在这个故事中，往昔两次重现。一次是在昔日人迹罕至、飞鸟不驻的南八仙，爷爷笔记本掉落的一张老照片，一沓信纸，再现了六七十年前女子勘探队的日常，饥渴，缺水到吃牙膏、喝尿液，风暴、狂沙；8名女子勘探队员在无路路、无水源、无植被、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茫茫戈壁，迷失了方向，陷入了生命绝境……其中的一名队员江娟，正是爷爷当年暗中倾慕的对象。一次是在狮子沟，狮20井，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油井，爷爷的记忆又与往昔重叠，眼前的年轻人换成了从前他的搭档肖缙枝，那乌发蓬头，睡帐篷、战戈壁的流火炼金的岁月。深夜，油井卡钻，技术员肖缙枝没有叫醒爷爷孟青山，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极大的井压导致方补心破裂，飞出去的一半方补心砸中肖缙枝。第二天傍晚，肖缙枝离世，这成了爷爷一辈子的心结——那么危险，他应该拦着肖缙枝，或者和好友一同战斗。搭档没了，他还活着，这算什么！

这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无名英雄的群体，这是一段不该让人遗忘的感人历史，这是一群为建设祖国如殉道者般从容赴难的青年，这是一支壮怀激烈又圣洁如诗的歌谣。六七十年前的历史在童年命运与自我成长的叙述圆圈中被统摄，在叙事框架上完成了在社会历史变革中表现人物命运的写作策略。

好的作品不仅仅在时间生活的层面吸引读者，更要在价值生活的维度启发读者。许多被历史风沙埋藏的历史细节，那一代新中国石油人，他们的信仰、抉择与奋斗，只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一角，也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许正在渐渐被遗忘，然而，他们会在文艺作品中复活，永生。散发着个人体温与生命体验的大时代，就这样在女孩孟海云的回望，爷爷与当下现实交错纵横的记忆中展开，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人物命运与精神风貌。作品既是对传统宏大叙事下的集体经验的一种补充，也是一种对“爱”和“希望”为核心的童年精神的彰显。

人类的审美需要，源自自身的生命活动与感性生活，超越了功利性和纯认知层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确证、热爱和再体验的一种精神活动。由此，我们的作家和作品才不至于被个人化、日常化的叙述所淹没，在日常生活之外，始终葆有文学的超越性，指向对国家、民族集体记忆的重塑和彰显，指向悲壮与崇高的精神力量。这，正是宏大叙事的魅力所在。

如果一定要提一点不足，那就是，作家对现实世界合情合理的反映与阐释，才能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引发共鸣。日常生活要展现社会生活图景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要写出普通人家有滋有味的生活，虽信手拈来，却精致耐读，这考验着作家的功力。由于作家生活经验的不足，相较于颇具传奇性质的历史岁月的书写，女孩孟海云的日常生活书写中，其家庭和社会人物关系、人物情感的交代，稍显晦涩。

写《冷湖上的拥抱》这本书，源于我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的一篇关于柴达木油田的报道，里边提到油田上的孩子大部分过着和父母分离的生活，像是另一种形式的留守儿童。而他们仅仅能在父母交接班时，享受到一个仓促的拥抱。当时这个细节像火星一样，给我心里打着了一簇火苗。后来我搜索了青海油田的地况地貌，那种原始粗犷的地理风貌，还有青海油田上在现代人们看来又艰苦又原始的生活，非常吸引我。

一直以来，作为一个成长在城市里的作家，我对于“遥远”的素材都格外有兴趣。这种遥远，是一种能够脱离自身生活常规的、能打开全部感官的吸引力。因此我在2019年出版了那本写“蛟龙号”下潜的书，写完之后我发现，那种对遥远的呼唤仍没有平息，这时我又想起《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报道，把写下一本书的目光投向了那里。

2021年春天，我到青海油田采访，那种从新闻里得来的二手感受，远不如在现场的冲击力大。站在海拔3000多米的油井前，石油工人们在那里举行了一个对党宣誓的活动，当时我感觉自己的热血在往脸上涌。远处的背景是昆仑山，呼呼的大风，把宣誓的声音刮得时断时续，当时我就想，一辈子都在城市里，被现代分工细致的社会所喂养，坐在家中，你几乎无法想象，有这么一群人，在这样艰苦的地方开采石油。又有几个开车的人，几个坐车的孩子知道或者想过，石油是怎样开采的？又有几个人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知道是谁在付出？

我们经常看到成人的付出，那么孩子呢？我来到油田附属中学，采访了几个孩子。我发现父母的缺失给孩子造成的影响特别大，有一个孩子甚至在我采访时一直在哭，说他思念爷爷，被爸爸妈妈忽略。而在油田上，石油工人因为不能照顾儿女也都充满内疚，比如老袁的形象就是真实的，他哭泣的视频在油田广为流传。油田几代人中间是有断裂的，这种断裂，让他们谁都没法了解对方，而活在自己的鸿沟里。采访后，我就想，我不仅仅是想写一个好看的故事，我想让作品里有一种情感的黏着度，能去尽力弥合这样的裂缝，能让不了解变了解，让背后的默默奉献走到前台。同时，在写作《深蓝色的七千米》时，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钻研特殊职业背后的科技原理，在这本书中，我仍然尽可能地学习石油知识，虽然有时写的科普比较硬，但我觉得知识的补足对于孩子是有好处的。

这本书试图通过几代人的石油故事，既传递出一种奋斗精神，更传递出一种国家进步感。我想，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中的故事，永远是值得书写的。

我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国家的强大，生活稳定富足，我的身上没有太多伤痕，对于历史也知之甚少。我很骄傲地看到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幸福，更感受到在强大祖国怀抱中的自豪。但他们永远不该忘记历史，不该忘记是谁的汗和血造就了我们的今天。这本书的书写，看似只是写了石油工人们的故事，实际上，是我个人一次对历史、对时代的回望。我也通过这次书写，填补了自己生活和知识上的盲区，完成了自己的又一个成长。

我仍然喜欢那些遥远的地方，遥远的故事，它们永远伸展着触角。我的文字，有着许多的不足，但正是因为这些不足，促使我一次又一次启程，去寻找更好的文学，遇见更好的自己。



《冷湖上的拥抱》插图

